蜀中廣記

二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三十一

明 曹學佺 撰

邊防記第一

川西一

松潘 漳臘 小河

松潘道開府松潘衛與副總兵官一員分城而居叅將一員舊駐小河千戶所今移駐龍安城遊擊將軍一員

駐劄漳臘堡守備都指揮一員駐劄平番堡其餘把守練兵官各有差　按後漢書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舊制涼州部置護羌校尉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驛徒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松潘備兵即古護羌使者之職也　尋江源縣記云松州平康縣羊膊山下有二神湫乃大江始發之所自羊膊嶺散漫始末濫觴東南百餘里至白馬嶺回行二千餘里至龍涸水障始於是

也志曰江發源于臨洮之木塔山至山頂分東西流者
即岷江也由草地甘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漳
臘由鎌刀灣達松潘于下水關入紅花屯達壘溪至穆
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茂州南至於威汶轉銀
嶺合草坡河至蠶岩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
為玉輪江至汶為皂江至灌為沫江　志又曰衛北三
舍有龍潭四序淵澄其深莫測有嶺謂之小分水嶺又
有大分水嶺山高峻而水派流在衛北二百里外　四

夷傳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其先為伯夷甫炎帝之裔
帝毋育于姜水而以姜為姓故諸羌亦姓姜其國始近
南岳及舜徙之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濵於賜
支至乎河首緜地千里賜支者析支也王政修則臣伏
德教失則寇亂本無君長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
征代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羌爰劍者秦厲公時為
秦所執以為奴隷羌人謂奴為無弋故號為無弋爰劍
後得亡歸將其種人南出賜支河其後子孫各自為種

或為犛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至爰劒曾孫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子研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漢景帝時研種留何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及武帝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始置護羌校尉從爰劒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滇良者燒當之玄孫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衆羌還據西海光武之世以牛

邯為護羌校尉即此地也及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湳並皆强富數侵犯之滇良父子積怨從大榆中入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滇良死子滇吾立附落轉盛常雄諸羌在晉内附以其地屬汶山郡宋齊亦得之後為西魏所有馬魏書鄧至傳王像舒治者並白水羌也常為羌豪自稱鄧至王其子舒彭遣使内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開國子鄧至王請以封爵授

子彭奮高祖許之拜奮建忠將軍甘松縣開國子即為小藩朝貢相繼關中亂乃絕後魏末平鄧至番始統有其地後周保定五年於此置龍涸防天和元年改置扶州領龍涸郡隋初廢州郡以其地併入汶山同昌二郡唐武德元年置松州貞觀二年置都督府松踞懿嵯潤麟雅聚可遠奉嚴諸峩彭軌盍直肆位玉璋祐臺橋序等二十五羈縻州永徽之後生羌相繼服叛不常儀鳳二年復加登比督文扶當柘靜翼六州都督羈縻研州

劍州探郍州忙州毗州河州幹州瓊州犀州拱州龕州陪州如州麻州霸州礀州光州至涼州蠶州煜州梨州邏州思帝州眺州戍州統州穀州卭州樂容州達違州畢州慈州凡三十一州據天寶之載薄松州都督府督一百四州其二十五州有額戶口頗多但羈縻逃散餘七十九州皆生羌部落或臣或否無州縣戶口矣天寶初改松州為交川郡乾元初復為松州按貞觀之時分十道松文扶當悉拓靜等州屬隴右道永徽之後割屬劍

南道也　寰宇記云松州治嘉城縣按嘉城縣即後魏白水羌像舒治所據也其子舒彭遣使朝貢拜龍驤將軍始置甘松縣矣後周之龍涸防及改置扶州皆治于此隋曰嘉城唐曰嘉城則為松州之所治也　志云甘松嶺在衛西北三百里州以此名按山海經云甘松嶺亦謂之松葉嶺即江水發源於此土人謂之松子嶺也又有石門水自龍州石門山連亘經郡界合江故曰石門水矣　寰宇記曰松州屬縣有平康交川按平康縣

晉屬汶川郡隋屬會州後廢唐垂拱元年割交川及當州通軌翼斜三縣置平康縣屬當州　交川縣後周天和中置隋屬會州唐改屬當州志云平康交川二廢縣俱在衛治西　通志曰潘州者唐廣德初年松州陷于吐蕃五代諸羌各據其地宋崇寧取邦潘疊三州初屬吐蕃首領潘羅支此潘州之名所由起也元屬吐蕃宣慰司國初洪武十一年御史大夫平羌將軍丁玉克復其地設松州潘州二衛後併為松潘衛鎮守茲土者二

十年後復改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都司屬川西道領守禦千戶所曰小河安撫司四曰八郎曰麻兒匝曰阿角曰芒兒志曰八郎山在衛北三十里山下為八郎安撫司也長官司十七曰占藏先結曰蠟匝曰白馬路曰山洞曰阿昔曰白定曰麥匝曰者多曰牟力結曰班班曰祈命曰勒都曰包藏曰上阿昔曰思曩兒曰阿用曰潘幹寨各降符印列為守土馬復立番僧二人為國師曰商巴曰綽領二人為禪師曰黎巴曰完卜

亦皆佩銀章也　西邊記云國師商巴佛教也禪師黎巴道教也其寺觀散居寨落以主化導番夸丁大夫時設鑄金銀錠有足或無足者賞給諸番番呼曰丁大夫寶重五六兩者番價值三五十兩其家有一二錠遂名為財主錠發夜光稱神異矣　龍涸志云男曰安達女曰白麻多種青稞圓根好用饘羊麥粉宋史云松番之俗日耕野壑夜宿碉房刻木契以成交易炙羊膊以斷吉凶人精悍善戰鬬也　志云其地廣六百七十里袤千

六十里編户通二十一里東至龍州界一百九十里西至牟力結吐蕃草地界四百八十里南至疊溪守禦千户所界二百里北至陜西洮州衛界八百六十里距成都七百六十里雪嶺面于東洮州界其西雪嶺其色如銀俗呼為寶頂山蚕崖路險人跡罕到即老杜所稱松州雪嶺東也洮河發源岷山北流入陜為臨洮府南入川與江漢會矣　三邊志曰金蓬山在東南五里羌金蓬者居之山下石崖鐫永泉二字正統初都督李安以

劍斫崖而得二水亦名文武水　紅花牛心二山各去
衛十五里峰巒圓秀者牛心也紅花有屯田是名紅花
屯矣又東四十里為火燄山山無草木其色如赭　志
云城西有大悲寺唐天寶間僧智廣所創也國初設僧
綱司以僧惠心為都綱掌其事景泰改元吐蕃猖獗累
欲發兵剿討嗣都綱智中往撫諭之番乃革心向化事
聞陞智中為崇化禪師賜以銀印冠帽袈裟藏經之屬
智中淅之仁和人姓姜氏別號一天　赤松觀在古松

之南世傳三皇時雨師隨風雨上下莫知其跡於此地
飛昇後人立祠焉元鼎失馭兵燹之餘其跡尚存開國
己卯錢塘羽士顧道昇來棲於此游神清淨人向往之
於是觀宇為之一新落成道昇詣蜀獻王請額時荆南
道士劉虛丹進赤松子畫像及中戒經正展覽間而道
昇適至王偉其誠遂命教授張景辰隸古赤松觀四字
及所進經像以歸道昇復於後殿築玉皇閣金碧煇煌
殆與雪山相掩映也　四夷考云宣德二年松潘千戶

錢宏聞有交阯之役憚於遠征乃誘蠻族入寇譸張奏報得留不遣蠻自是煽禍攻圍城堡調官軍五千討之至威州黃土舖失利道遂不通三年命總兵都督陳懷等帥西軍四萬由洮州入松潘解圍猶弗克靖八年復調川貴官軍協力從事始克成功正統四年都指揮趙諒誘執蠻酋國師商巴以犯邊聞遣都督李安征之尋誅諒誣妄蠻乃服然猶二三十四年始設松潘巡撫都御史一員以都御史寇深及侍郎羅綺相繼臨之咸有

成績綺還京提督文臣不復更置但以備兵使者整飭
之而已天順五年蠻截我糧道入龍安石泉等處成化
十三年勢益猖獗復勅撫臣張瓚調漢土官兵五萬由
東南二路分進剿滅白羊嶺鵞飲溪等二十一寨斬蠻
首級四百餘顆於是商巴等二十六族詣軍門獻馬納
款各諭以利害遣之十四年正月復攻黃頭復水諸寨
前後殺獲男婦七百餘人赭其碉房九百墜崖死者不
可勝計亦一大創矣弘治間跳梁如故南路梗阻正德

二年副總兵楊宏誘殺綽嶺寺國師雪郎王出自後本寺小宛卜等動稱報讐松城之外不敢晝牧嘉靖十一年勅副總兵何卿來節制諸軍相機勦討烏都等十一寨皆次第平而諸軍門送欵者日至矣卿家視松州諸所繕緝百廢俱興藩籬以固兵威亦震百蠻喘息不敢動垂五十年來生齒日繁復萌戎心時出殺人剽掠行旅萬歷八年兵使者楊一桂是以有三寨之役又雪山國師喇嘛等四十八寨勾敵為患邊氓岌岌十四年都

御史徐元泰是以有會剿之役及丙申九月秋高敵騎突由寒盻黃勝草場分道馳入圍漳臘守備張良賢率兵破之斬首六級又攻鎮虜百戶杜世仁死戰斬首四級城得保全世仁死馬又攻制虜臺前後斬首十一級敵遁去良賢追至思答弄又大破之斬首十六級敵乃失利去初敵之入也襲我無備偵者不知其數及遁去巡視營疊不下五千餘灶未幾有番婦逃回言所斬敵級中有大落赤之姪小王子在焉敵以此必欲報讐故

昔之松潘重在番今之松潘重在敵矣　四夸考曰松潘西至流沙關相連天竺西南達紅土坡生番多係敵人出没地勢遼絶非可限域惟是南通疊茂威灌東通小河龍安北通漳臘墩臺守禦凡八十七所戍守主客官軍舍餘遊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餘人歲額坐邊倉一十六處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餘石而增設之處不與焉　東路經略志云松潘以東望山關雪欄關風洞關松林堡紅崖關三舍堡鎮遠堡小關子堡松丫堡三

路堡師家堡四望堡凡十二處抵小河千戶所四崖絕壁一線之逼附近水牛毛公羊洞諸番未甚猖獗今以三舍關為始第其里次　三舍者去衛城九十里而遙也為小河適中地有把守指揮一員管轄上至望山下至四望共十三關堡羊腸鳥逕峭壁危湍嶮巇萬狀番夸往往潛伏而窺伺馬三舍上十里為伏羌堡伏羌上十里為紅崖關紅崖上十五里為松林堡志云黑松林關在治東七十里松林上九里為風洞關志云風洞關

在治東五十里洞深不可測多惡風午輒大作作則灰沙蔽天人馬皆辟易寒氣襲人觸之多橫死否亦喘息旬日蓋山嵐鬱蒸之氣所發也關北鹽井墩即古鹽川廢縣風洞上五里為雪欄關志云治東三十里雪欄山四時積雪不消俗呼為寶頂山關在山下雪欄上十二里為望山關關上八里即松州也三舍下十里為鎮遠堡鎮遠下八里為小關堡志云小關子在治東百二十里小關下八里為松埡堡松埡七里為三路堡三路下

八里為師家堡師家下八里為四望堡又二里為小河所矣　南路經略志云松潘以南紅花屯熊楨屯西寧關小屯堡安化關鎮華堡新塘關艾蒿堡歸化關北定關蒲江關平夷堡金瓶堡鎮平堡鎮番堡靖夷堡平定堡凡十有七處抵疊溪界　四夸攷曰南路自西寧關起以至平定堡河東大姓屬牛毛土官管轄河西小姓屬羊毛土官管轄即志所謂牛腦羊腦也不服冠帶不受約束喜則同部落席地歡飲怒則持刃彼此相撃

尊卑之序蕩然矣萬歷初年河東頗肆憑陵十四年征之搗其巢穴斬首二千餘級焚碉房千餘座始傾心向化埋奴誓願認守地方迄今不敢犯河西恃有長江之阻逆我文告其時亦震讋移遁深箐隔岸羅拜乞降許之有國師喇嘛灣仲者潜獻皮幣于敵人乞師伏於鐵爐溝以牽制我乘便邀擊事覺就擒其謀始破而膽落也　歸化關志云在司南百里寰宇記蜀州有歸化縣置在移村各有部落主持無徵科務雖失故處而關名

實因之地形險要上至西寧下至鎮江關堡凡九把守
指揮一員以龍溪等寨大小横梁為諸番所出没也歸
化上七里為龍韜堡龍韜上十里為新鎮堡新鎮上十
里為百勝堡百勝上五里為安化關安化上七里為雲
屯堡雲屯上八里為西寧關志云在治南三十里西寧
上八里為雄溪屯則南路之首也鐵爐溝諸夸在其界
矣　歸化下十二里為北定關志云北定關有祠祀二
邊史劉方五將正德六年番僧雪欄王出謀為不軌守

將指揮邊輔史寬百戶劉賢方捷攖鋒死戰輔寬遇害
於黃土坡賢捷被執至寨縛柱將剖其心二將罵不絕
口而亡事聞與子孫進一級承襲輔弟輪承兄職嘉靖
七年巡南路至北定關遇横梁茹兒等番輪率其僕邊
永興軍餘史卜匝等數人與戰已取勝值天雨溪泛諸
番四集輪被傷永興負輪行數十步至崖不能進執刃
亂揮知不可支乃伏於輪身主僕俱被害事聞贈輪都
指揮僉事永興百戶史卜匝等俱厚賚優恤馬北定下

十有一里爲鎮江閼别拓大小耳别等寨在其界内𡨋
宇記云歸化縣有大聾山小聾山在霸州西北一十里
號苻堅城又云於小聾山上村置牙利縣或即大小耳
之故迹也鎮江下四里爲平番堡平番下八里爲平夸
堡其地寛平僅容千騎爲四十八寨歃盟挿血之地即
黄沙壩矣萬歴十四年建城堡設守備一員把總練兵
官一員管轄自西寧閼至平定堡馬鎮平閼上七里爲
金瓶堡金瓶上六里爲平夸堡鎮平下七里爲鎮番堡

鎮番下八里為靖夷堡靖夷下八里即平定堡也平定下八里為永鎮堡係茂松二鎮交界處鎮平堡則指揮一員守之　北路經畧志云松潘以北穀粟屯高屯子羊裕屯唐舍屯譚厮屯漳臘屯以上凡七堡抵吐番洮河界　四夸考云漳臘堡設在河東去城三十八里松州之背也舊制駐劄守備一員管轄上下關堡為寒盼口上中潘州上下羊洞等隘口自漳臘北去遼廓幽遠一望無際蓋萬騎可從容矣近改設遊擊一員以鎮壓

之良審所重也漳臘上十五里為鎮虜堡在河東元山子上志云堡在漳臘東北十里堡後天險墩堡前觀化墩河東于褒臺河西制虜臺聲勢相望然直北為敵貢𡑞舊掘品字賺坑數百中置鋒刃木簽口覆笆土以掩其形又北去三里曰城牆岩東臨河畔西抵山麓掘壕寬深丈許横截六百餘丈明斷彼路河西川𦚧溝壕塹之制亦如之越溝二十里登阿玉嶺之巔可瞷黄勝草場志云黄勝在漳臘西南十里也場之東有阿玉口凡

二十里透嶺出川盼則可南可北惟所馳驅議者于天
險觀化二墩充拓寬廣石砌墻垣一周外掘壕塹以防
衝突亦庶幾搤其吭云鎮虜堡上二十里之栢木橋即
界外矣　漳臘下七里為虹橋關係松城北隘志云松
州北二十里有落虹橋長二十丈餉道所必經也虹橋
下七里為譚厮屯譚厮下七里為塘舍屯塘舍下六里
為羊裕屯羊裕下六里即松城又虹橋下八里為高屯
子高屯下七里為穀粟屯穀粟下十里亦即松城也雖

松十四里為流沙關乃敵人經由地每秋防必加意焉松城下五里為紅花屯紅花下七里為雄溪屯雄溪左十三里為東勝堡歲熟番受賞可稱無事惟是虹橋西北十五里為絶塞墩北界黃山尖殺鹿塘黃勝草場等處路通洮岷先年陳懷率兵由此道入解松園今為敵騎間阻以其往來射獵于斯也下潘州白利等番挾牛羊氊毦來或由阿玉嶺或由鐵門墩出抵寒盻祈命諸寨貿易茶斤歲以為常稍失防範釁端輒起且阻絶長

溝救援難及形勢孤懸所最當籌度議者于墩前石砌聯城一座直抵河下以通水道又依山掘壕絕其乘高則於覆壓乎何有　古蹟志云潘州故城在衛北七百五十里漢武帝時逐諸羌渡河湟居塞外築此城置護羌校尉以禦之宋時分上下中潘三州令向失寨即上潘州班班簇即下潘州界二州之間則中潘州也其地愈北山愈平夸舊漳臘之設在下潘州　侍郎羅綺漳臘新記云距松衛治之北百里曰漳臘即古潘州也城

之故趾尚在其下有巖穴空洞幽邃廣可容列騎深亦不知幾許旁有玻璃泉冬夏淵然不涸其土地膏腴山川秀麗盖自唐盛時所開拓雖隸版圖而土蕃酋長猶然竊據所謂但羈縻之而已洪武十一年王師始下潘州入與編民賦役無殊乃於其地建置屯堡使士卒且耕且守累數十年足食足兵邊人安堵宣德丁未守將失馭氐羌蜂起梗我餉道殘我關塞而潘州復為所據者凡二十有八年景泰辛未予奉命來鎮茲土不揣

思欲平復之乃大集諸酋陳以逆順禍福無不稽顙聽命於是復增置城池樓櫓凡戰守之具視昔有加焉不殫一石之粟不勞一人之力而數千百頃沃饒之地遂復為我有又晏然置城於其間俾兵農雜居累歲豐獲邊人安枕實朝廷威德所及予何功之與焉或者以潘州之城與唐世籌邊樓相頡頏後先予亦豈敢多讓景泰六年記　曹學佺曰今之漳臘去松州一舍而遙非百里外之漳臘矣前張後弛勢所然也予以庚戌署藩

司事料松邊兵食聞敵人住牧於漳臘城內有百五六十帳殊駴聽聞乃檄漳臘遊擊何奮武得回牒云謹按漳臘一鎮五隘九屯一十八墩堡延袤二百餘里襟帶山河褋居種落所由來矣前不具論萬歷二十四年火落赤入寇彼時內有守備張良賢救應以截其鋒外有合壩犄角以牽其勢雖敵衆攻圍鎮虜三晝夜而不能破于時掌堡百戶杜世仁也豈異人任而其父子督軍兵數百人乃能射死小王子斬首數十級松漳卒賴以

無事而合壩遂因之住牧馬續在三十三年廢將李宗望代庖漳臘又有合兒頓奪咱毛兒損等韃接踵投居會治兵使者亦署官也侈然有張代之意輒撫賞安插牛馬羊隻布滿山溪毛帳氊房星列草地猶肘腋間眠虎豹門庭內牧犬羊逐之恐釁端自此發也聽之恐禍本無所終也彼其往來漳松之間豈惟共我水草利我鹽茶凡倉庫之虛實軍兵之强弱道路之衝要無不盡知萬一生心何以制而禦之惟是高屯堡者在虹橋之

內禦冦之下譚厫之西正適中要地實乃松鎮以北之
藩屏也議設把守一員撥唐順等軍五十名以耀威武
而坐搤其吭馬誠為長策矣第當展築屯基寬包隙壩
貫路於中不惟容衆且可據險緣由到司覆看得松潘
者蜀西之門戶漳臘者松潘之咽喉也自土韃合壩合
兒頓等住牧其中氈房毳室以百五六十計犬羊之性
馴擾無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非他日之隱憂哉昔
者隋唐之禍可鑒已但既來之則安之可以理而諭也

方來者所當拒可以勢而禁也惟是漳臘之鎮虜堡原設把守一員地方遼濶勢本孤懸今且伏戎在内萬一有變聲息不相聞何暇左右顧議者以高屯堡要害之處添設把守以遏其衝且與漳臘為犄角誠策之善者也該堡事務仍令本官兼攝巡視軍兵即在各營抽選亦無所糜費矣若夫整行伍除戎器綢繆未雨有備無患此該道將之事也時當事者如議行之　小河千戶所國初洪武十一年與松潘衛同置在衛東百九十里

宣德四年調成都前衛後所官軍實治之仍隸松潘按小河之地古名涪陽以水出松潘分水嶺入涪江也地在涪水之陽矣　志云所北二十里師家山一名文山宋時師文二大姓居之山麓有文山關又有師家舖則界于龍州也東有獅峯西有象嶺各離一里許有靈泉馬出獅峯下　經畧志云松潘又東為堡七曰蜂崖葉棠馬營水進鎮夷鐵龍乃抵龍安　四夸考曰小河之下鐵龍之上惟葉棠為要隘有葉棠把守官轄之東通

白馬毛公西逼竹頭野猪白草諸寨上六里為峯崖堡峯崖上十里即小河也下四里為馬營堡馬營下七里為水進堡水進下八里為鎮夷堡鎮夷下十里為乾坤堡乾坤下二十里為鐵龍堡堡有兩山對峙峭壁萬仞二水會流深不可測上為鐵索橋索凡六條各長一十五丈引于河之西岸繫以鐵柱中道板蕩行者戒心焉嘉靖間龍州宣撫薛兆乾作亂斬鐵橋以拒官兵旬日松州米貴如金矣鐵龍下十五里即龍安府云　唐史

太宗置松州都督府督羈縻二十五州爲踞州貞觀元年置領縣二江源洛稽　懿州五年置西吉州八年改爲懿州領縣二潤涼洛吳　麟州五年置西麟州八年去西字領縣七硤州和善歛具硤源王交利恭東陵雅州五年置西雅州八年去西字領縣三新城三泉石隴　叢州三年置領縣五都流寧遠臨泉臨河其餘厥調湊殷匐器遹率鍾並諸羌部落遙立之而已　可州四年置西義州八年改爲可州里領縣三義誠清化靜

方　遠州四年置領縣二羅水小部川　奉州三年置
西仁州八年改為奉州領縣三奉德思安永慈　巖州
五年置西金州八年改為巖州領縣三金池甘松丹巖
諸州五年置領縣三諸川歸德籮渭　蛾州五年置
領縣二常平那川　彭州三年置洪州七年改為彭州
領縣四洪川歸遠臨津歸正　軌州都督府二年置領
縣四通川王城金源俄徹　盍州四年置西唐州八年改
為盍州領縣四湘水河唐曲嶺祐川　直州五年置西

集州八年改為直州領縣二集川新川　肆州五年置
領縣四歸唐芳藂鑒水磨山　位州四年置西鑒州八
年改為位州領縣二位豐西使　玉州五年置領縣二
玉山帶河　嶂州四年置領縣四洛平顯川桂川顯平
祐州四年置領縣二廓川歸定　臺州六年置西滄
州八年改為臺州　橋州六年置　序州十年置嵯州
閣州十年置右俱貞觀之時招慰党項羌者舊屬隴右
道改隸松州都督府永徽已後或叛或臣制置不一令

並廢省聊備古跡而已　唐書吐谷渾西羌名疋益州
西北去青海二十五里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别種也
魏晉以降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强南
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别自為部落
一姓之中復分為一小部落大者萬餘其小者數千騎
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
當氏米禽氏拓拔氏最為强族貞觀五年詔遣使開其
河曲地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萬口有羌酋拓拔赤詞

者甚為渾主伏允所暱與之結婚屢抗官軍後與其從

子思頭並率服與諸首領歸款列其地為懿嵯麟可等

三十二州以松州為都督府羈縻存撫之拜赤詞為西

戎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是從河首積石以來並為中國

之境後吐蕃强盛拓跋氏漸為所逼遂請內徙聽移部

落於慶州因置靜邊等州以處之故地陷於吐蕃不去

者為其役吐蕃謂之弭藥又有黑党項在赤水之西李

靖之擊吐谷渾也渾主伏允奔于黑党項居以空閒之

地及吐谷渾舉國內屬其黑党項首領號敦善王亦貢
方物其雪山党項姓破丑氏居雪山之下貞觀初亦嘗
朝貢又有白狗舂桑白蘭等諸羌自龍朔以後並為吐
蕃所破而服屬焉　有附國者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
即漢之西南夷也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
領不屬統一隋大業五年附國王遣其弟子宜林率嘉
良夷等六十人朝貢嘉良有水濶六七十丈附國水濶
一百丈並南流以皮為船而濟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

西有東女國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党項及諸羌界
其地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
險俗好復仇故壘石為巢而居以避患其巢高至十餘
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碟上方二三
步狀似浮圖于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有二
萬餘家俗有重罪止于罰牛妻其羣母及嫂兒弟死父
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笛死者無服制置尸于
高床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

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寃殺鬼　其人輕捷便擊劍漆皮為牟甲為弓長六尺以竹為弦以皮為帽形圓如鉢或戴冪䍦衣多毛毼全剥牛脚皮為靴項繫鐵錢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為首飾胷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　東女國者西羌之别種也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曰東以别之俗以女為王東與茂州党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

及白狼夯有八十餘城王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
南流亦用牛皮為船以渡户四萬餘衆女王號為賓就
有女官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為之其王
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政女王死國中多歛金錢動至
數萬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立之大者為王次為小王
若大王死則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婦繼並無篡奪所居
皆重起屋王至九重國人至六重王服青色綾裙下領
衫其袖委地重婦人輕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

為正每至正月令巫者賫酒殽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
咒呼鳥俄時有鳥如雞飛入巫者懷中因剖其腹視之
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因之名為
鳥卜隋大業中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唐武德中
女王湯傍氏始遣使貢方物自永徽七年至于天寶元
載朝貢不絕其後復以男子為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
悉與哥鄰國王董卧庭白狗國王羅陁忽逋租國王弟
鄧吉知南水國王姪薛尚悉曩弱水國王董辟和悉董

國王湯悉贊清遠國王蘇唐磨咄霸國王董藐蓬各詣劍南西川乞內附其哥鄰等國皆散居西山弱水王即唐初女國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國在弱水西故亦謂之弱水西悉董王舊皆分隸邊郡祖父例授將軍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為吐蕃所役屬其部落大者不過三二千戶各置縣令十數人理之土有絲絮歲輸于吐蕃至是悉與之同盟相率獻款兼賚天寶中國家所賜官誥二十九道以進節度使韋皋處其衆于維霸保

等州給以糧種耕牛咸樂生業亭悉等數國王自來朝
名見於麟德殿授立悉銀青光禄大夫歸化州刺史鄧
吉知試太府少卿兼丹州長史薛尚悉曩試少府少監
兼霸州長史董卧庭行至綿州卒贈武德州刺史命其
子利羅為保寧都督府長史襲歌隣王立悉妹乞悉漫
頗有才智從其兄來朝封和義郡夫人其大首領董卧
卿等皆授以官俄又授國王兄湯厥銀青光禄大夫試
太府卿青遠王弟蘇歷顛銀青光禄大夫試衛尉卿南

國王薛莫庭及湯悉贊董藐蓬女國唱後使湯佛庭美
王鉢南郎唐弁授銀青光禄大夫試大僕卿其時西山
松州生羌等二萬餘口相繼内附其黏信部落主夢悉
龍諾部落主辟惒皆授試衛尉卿立悉等弁赴明年元
會訖賜以金帛各遣還至八月名韋臯統押羌蠻及西
山八國使其部落至今猶代襲刺史等官然亦潜通吐
蕃故謂之兩面羌也　陳子昂上蜀中軍事曰臣伏見
劍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粮百姓困

獘臣不自恤竊為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也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取足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亦不貲矣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之獘使百姓貧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松潘諸軍自屯鎮以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知其故伏惟念惜臣在蜀時傳聞潘松等州屯軍數不逾萬計糧給餉

年不過七萬餘石可盈足邊郡主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役十六萬夫夫擔糧輪送一斗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息肩比年以來多所逃亡臣伏以吐蕃未殄即滅松潘屯兵未可廢散若准此賦歛每年以十六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未殄滅劒南百姓不堪此役恐非聖神制敵安人富國彊兵之神筭也愚臣竊聞蜀中耆老評議劒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為九等稅錢以市騾馬差州縣富户各為屯驛稅

錢者以完脚價各次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夫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盈足比如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軌軍人保安邊鎮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具盡　中大夫曰陳拾遺論蜀西邊事而首及糧運誠知所先務也予署司事因治兵使者議買番米回檄開府云松潘重鎮控馭番寇緩急時有積儲宜先令該道酌議買米萬石以備不虞誠未雨綢繆之計思患預防之道也第轉

運事宜尚有未盡者茲採之輿論參之臆見開列數款于後

一均民運何則松茂邊糧自崇慶郫灌新繁崇寧温江六州縣此南路也自綿州彰明江油平武梓潼五州縣此東路也南路者灌縣買米起運而威茂驗糧通判督之東路者于江油縣買米起運而龍安驗糧同知督之其法非不犁然具也但領買者為店戶即包攬之別名領運者為脚戶即逋逃之淵藪店與脚合則通同為奸店與脚分則彼此推諉積欠盈萬追併虛文邊

儲偫之職此之由今南路者已議起派各州縣矣均之一餉也東路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應照例酌派綿州彰明江油平武各州縣而梓潼土瘠穀稀又與餉道偏左特令裁去以安縣代之蓋安縣首建此議當不辭難耳說者曰江灌領運者此脚頭也各州縣領運者亦此脚頭也法更人故能保無弊蓋事不擇人貴行之有法以二驗糧官之事而撒之十一州縣無獨任之難以各州縣之米而自徵自解又責成之易何不舍其難以就所

易者乎　一定會計何則松茂各倉有長中短之别焉自南路言之在西寧安化等一十五處者謂之長倉每石脚價自一兩一錢二分以至一兩五錢五分在疊溪普安等八處者謂之中倉每石脚價自七錢八分以至一兩在茂州廣備等一十二處者謂之短倉每石脚價自三錢四分以至七錢四分自東路言之在松潘漳臘等一十二處者謂之長倉每石脚價自六錢二分以至一兩四錢三分其先年固自有經制也嗣謂彼中官軍

消長不齊故逐年會計雖云詳慎之一端要亦約其大
槩耳豈斤斤於計口而食數米而炊者哉州縣藉口於
劄付之未到而徵發愆期脚户垂涎於價值之有餘而
趨避易起甚至中途減運進退維谷長倉詮次折乾獨
多是邊與民兩病之矣須聽本司會同該道將各倉應
運米石即以萬歷三十七年備供三十八年之數為則
長短相兼均派二路刻定書冊永為定規倘糧米有剩
餘不妨存貯以備用官軍有增益即於流積内接支惟

登報循環明白無紊庶乎人易遵守餉可尅期

一慎稽查何則往歲邊儲本司只管徵發該道只管收貯而中間遲速完欠未之盡聞精神氣脈殊不貫串且於江灌起脚之地即為查驗米未就道而復歸家矣聽憑糧官閒暇之時始行給發士久待哺而何以應急乎宜早備行運米各州縣九月開徵頭運不得過十一月二運不得過次年正月先儘長倉中短次之每赴本司支給脚價即以該運倉口米石數目報驗本司仍給限票二

張一給該州縣一另發緊要地方如東路則江油小河之類南路則灌縣茂州之類遇某州縣糧到該地方官即以本司原票馬上遞報倘不如期如數者行該州縣查究其完納一倉即取一倉硃串申繳不必拘泥一州縣全完致病守候　一酌畨米何則畨米之說自萬歷二十二年起至今止或行或否迄無定規議復議寢有同聚訟大抵職邊防者欲有備而無患司出入者恐額外之不敷均為地方計也今據該道該將買米萬石以

備緩急仍以五年為率每年於正數内減運二千在目前雖似驟發在日後無損絲毫是邊儲與財用兩得之矣每米一石脚價共銀一兩八錢六分計一萬石該銀一萬八千六百兩備行松潘道差官赴司支領前數其委買員役派頓倉口與乎稽核完欠數目俱聽該道酌行即以三十七年備供三十八年額内減運二千石至第五年預買扣除悉仍舊貫　時大中丞俱可其議但以東路糧米改派綿彰等州縣徑運一節第不知人情

樂就否須再一查議務使小民稱便經久可行隨移會
該道牒稱行據綿州申稱行據彰明縣申拘集四鄉里
老楊希賢等訴稱本縣每年額徵大糧四千餘兩每年
除存留支給官吏師生俸廩并兌買賞番布疋共去銀
八百四十六兩零解司大糧尚有三千二百有奇如將
前項大糧盡徵本色十分便益且貧民毫無生理得領
脚價往來度日誠為便益該本縣看得坐派糧米民情
之樂從已無疑矣即以本縣應解大糧註定米價盡數

派戍米石九月秋成徵收入倉領脚價募夫起運不易之策也又據平武回稱本縣原係土司改流並無解司糧餉其本縣應買之數照依舊則徑赴本司請發米脚價銀下縣僉令殷實買米雇脚赴倉完納徑取通關銷繳倘有違悞本縣敢任其責等因到州該攝州事羅江縣知縣夏之鳳查看得邊糧關係甚重脚頭貽害已深不一改絃而易轍非惟於邊無濟抑於民有累也祇為奸猾資耳本州頗產穀米比照南路一例徵解可近無

累于民而遠有裨于邊矣即脚頭垂涎盤據難以准從又
該本道看得買運松潘東路糧米俱係各州縣市棍營
充脚頭領銀隨費遂致邊儲日虧逋欠日甚今改議各
州縣糧米徵收本色赴領脚價逕運該倉誠為妥當既
經行據各州縣回報民皆樂從但平武縣不產五穀或
發銀令該縣僉報殷實承買准此又該本司看得輸邊
重務也改革難言也苟非小民之所樂從則不可行即
行矣亦不可久寧為慎重勿失鹵莽長策也但江綿地

方頗皆產米米價每石五錢者其常也松邊之米定價五錢三分倉斛又縮於市斗焉此在百姓享什一之利而司帑省出入之煩也且米但徵之民耳非即民運也州縣赴司而領脚價仍舊雇脚譬如商販然分運者以每錢付託經紀買貨隨手花費而貨不可必得徑運者買成貨物雇脚盤運可計程而抵舍矣此無論東路即南路亦然既經覆查前來相應備行該道轉行綿州江油彰明二縣遵照自三十八年為始照坐定糧米於各

州縣大糧起派每石照例折銀五錢三分平武縣原無
大糧照舊赴司領價其年例脚價俱聽本司請發行各
掌印官董理雇脚起運及照梓潼縣僻遠又非產米之
處應行裁革安縣詳允之後愿由南路姑聽其便容本
司額坐倉口刊刻書冊通行遵照右有買運邊糧書冊
刻在藩司　杜甫代渝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臣
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
王業再造瘡痏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

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劍南自
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都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
蜀之土地膏腴物産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
子頗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
不敢怨嗟吐蓄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
再脅普合顒顒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
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
川哉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

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郡盜竊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大府也徵取萬計陛下恐坐見其狼狽哉不即為之臣竊恐蠻夸得恣屠割耳實為陛下有所痛惜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為聲援是重歛之下免出多門西南之人庶幾有活望焉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

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臣
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
度亦不足成要害徒擾人為伏惟明主裁之勅天下徵
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劍
南諸州亦因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閫
以仗賢俊請慎擇重臣有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
庸于當時扶泥塗於已墜借如犬戎傲擾臣素知之臣
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偽親信於贊普探其深

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後没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顧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 天寶元年孫逖爲宰相賀隴右破吐蕃

表云臣等先在城中因奏事陛下謂臣等曰朕料至重
陽已來諸軍必須尅捷臣等欽承聖旨詎測神功近者
隴右果奏斬獲莽布支并生擒蘓毗王及鑾駕將迴劒
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又奏西山將士分為五道破吐蕃
城堡鎮栅等四十餘所四鎮節度馬靈察又奏破吐蕃
不可勝數并開護密識匿等數國共為邊捍者數句之
間三方告捷應如影響合若符契禁暴如武盡決如宸
衷知來似神更超於繫表斬級獲醜陷陣褰城分南方

之五將舉無遺窺道西城之諸蕃仍為外敵百戰百勝以夸攻夸高居九重懸料萬里所以彰睿略之天贊知犬戎之日蹙臣等忝陪巡幸預奉德音踴躍之誠實倍恒品無任欣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大歷十年常袞賀劍南破西番表云臣某言今日伏見劍南西川節度使崔寧所奏露布十一月七日於劍南大破吐蕃斬首八千五百級生擒九百四十二人獲牛馬器械一千萬計者陛下以西戎負恩連歲設備近與武旅遠鑠王

師故隴上無虞卭南每捷事同符契謀動鬼神凡在臣庶不勝慶快伏以西蜀一隅犬戎乘隙聖謀潜運藩帥襲行以我同力出其不意故得邊兵無遺鏃之費狂冦有輿尸之凶名王首將既充俘馘要塞堅城亦入封守神武之德莫測掃除之勢足徵天聲一臨風動萬國則方隅不擾候我綏懷夕夏大同期於指掌臣等覩茲大捷愧乏嘉謀慶躍之誠實倍恒品　貞元元年韋臯破吐蕃露布云尚書兵部臣韋臯等言臣聞天討有罪兵

應者勝義者王夸不亂華師直為壯曲為老多助之至
四極爰輳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黙啜曰
鬲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鶏乎河源武節憯乎
月㟁率寧人之有指先元戎以啟行信用威光祖宗不
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數寧武功纘八
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鴟銷祲沴稟仰太和剪
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猷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芳
各修貢職條支若木咸順吉令邇積石之遐陬有吐蕃

之醜類侵敢王略倍好齊盟乘邊將之驕兵瞰戎亭之
虛候為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蚉賊搖我疆再驚畿
甸騎壒致於深入鑾蹕至於親屯擱然授兵恊以謀我
尚納汚而含垢姑通事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時之
師已聚指涇靈而徼賂闖鹽夏以擣虛夸德無厭弗悔
社金之酖楚氛甚惡輒興東甲之謀蠢爾為讎整居匪
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雄嘗并力康人
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頓顙於邊受命於吏斷匈奴之右

臂羈南粤以長纓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成犄鹿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峨和之郭盡竄匿於龍堆復虔劉乎鱗塞戕我守將隳我陴隍修戈矛而與同仇靡室家不遑寧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寧太原涇源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校暨東川貔虎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諸將陳泊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顥之半策勛北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

獲鎧械五十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
將決勝而定青海為東境五節度大使論莽熱釋朔方
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却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
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
解拂廬魚潰甌脫兎犇谷靜山空行就馬耆之僇區殫
域滅訖闔聖智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
里運奇堂上之兵守在四夸制勝目中之虜勤功滇池
之柱植表赤領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

向力馬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揭候坐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覩昆丘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令狐楚賀劍南奏破吐蕃表臣某言當道進奏院狀報六月某日劍南節度使韋臯狀奏破吐蕃五千餘衆生擒大首官七人陣上殺一百五十餘人收獲牛馬四百餘頭足器械一千五百餘事者吉語遠及歡聲相接中賀臣聞順實臣道伏順者至柔而全禮為天經無禮者雖衆必敗

陛下君臨萬國天覆兆人恩覃於幽微澤及乎荒遠蠢
玆蕃醜假息西陲惟天地含宏之心未能翦滅以豺狼
貪戾之性輒肆陸梁爰整其師不攻而取此皆降睿略
於天下頒明謀於閫外制士之死命得人之歡心所以
殪戎如羊破虜如蝨毆彼牛羊獲其侯王威加于殊域
武暢乎羣動自然赤山之壤可蹈清淫之波可涉必當
封土刻石以垂天聲戎臣司武獲覩其慶不勝歡抃之
至　權德輿賀雲南軍破吐蕃劍山保定城表云臣某

言伏見劒南西川節度使某官某所奏兵馬使宋晃前
月十八日與雲南軍合勢攻破吐蕃劒山保定城當日
斬城使者伏以聲教所被遐邇大同蠢兹西戎尚有遺
類或犯亭障且稽靈誅陛下靈筭無窮天威遠震以夸
裔感恩之衆佐藩隅制勝之臣取以多方累獻戎捷事
皆前定必稟聖謨斬將搴旗出於料外墜城使地書落
㲄中通荒服會朝之途絶餘孽窺覦之隙奉威懐之命
以律而藏兼夸夏之師在和而克此皆陛下神武潛運

妖氛永清由是成擒自當盡敵臣等謬當樞近媿乏廟謀幸覩成功不勝大慶無任欣抃之至謹奉表陳賀以
聞

宋羅泌蜀山世紀論曰嗚呼山川設險比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動地之不可極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後百罅啟而天地閉矣予讀揚雄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

君世絕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為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為蜀不足也周衰之時蜀王貪惏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嬈之子劉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後褒斜之路棧矣以故秦入得蜀之資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為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故不可謂之無利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蕃

也夫吐蕃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挐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屑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為墟可謂彊矣然其涎垂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為議者欲以梁鳳巴蜓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生羌而襲吐蕃夫羌人固未易討而昔者

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萬一生羌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瑶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得吐蕃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得以穡亦何異於釋近墊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況已之田舍矣而他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嘬丘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夏

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棄上谷遼陽之熟以此故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亦不啻是一何黙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闗右蕭然始恃盛彊卒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常言之滇渤洪漲凡天地之所

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徼障霧於東維界黒水於南極泄流沙於西陸決弱水於北減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之二年委王奉表以篠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伯君其盡制歟支顯西遊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旬以西國也支顯

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知猛法盛之録
曇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
使魏氏四道之實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
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
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
知已邪慮亂者穿其顚志遠者賴其目黃帝堯舜非不
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
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於四海

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拒往者不爾追又昌嘗勞吾氓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為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域外彼以遠畧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國而以貪求速取豈禹反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

不為之寒心哉　陳子昂感遇詩丁亥歲云暮西山事甲兵贏糧匝邛道荷戟爭羌城嚴冬陰風勁窮岫泄雲生昬曀無晝夜羽檄復相驚拳跼競萬仞奔騰走九冥籍籍峯壑裏哀哀氷雪行聖人御宇宙聞道泰階平肉食謀何失藜藿緬縱橫自註云天寶六載丁亥吐蕃圍松州也杜甫西山詩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回首得無憂嚴武軍城早秋詩昨夜秋風入漢關朔

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疋馬還杜甫和云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薛濤罸赴邊有懷上韋令公詩聞道邊城苦今朝到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其二蕃寇猶違命烽烟直北愁却教嚴譴妾不敢向松州我明楊慎雪關謠云雪關謠者途人思何將軍也雪山關雪風起十二月斷行旅霧為箐氷為峇馬毛縮鳥鳴哀將軍不重來西路何時開按將軍名卿字藎臣合

肥人成都前衛指揮僉事弱冠即戎正德戊辰守備威
茂庚午征流賊手刃數人值東蠻出刧安縣警連大印
落梟蠻圍壩底城二旬卿出奇破之又報捷於土門威
名大振庚辰論功晉指揮使擢都指揮視閫篆嘉靖
壬午充小河叅將未幾芒部亂遷永寧叅將擒隴政支
等繕城署建學校瀘人多繪像祀之丙戌擢松潘總兵
時南路梗塞數十年矣公至悉圖恢復改河修堡鑿險
為夷於是始通癸巳奉命專征茂州五寨殊死戰奪虎

頭崖等險克平十一寨進中府都督僉事仍領松鎮得
節制東南大修長安馬路師家永平等堡於善地增修
禦寇靖虜諸墩以扼險儲薪利用鑿泉便汲隨處賴之
復裁省各路每年安班番賞以萬計沿邊建營為間二
萬有奇夾路邊垣障蔽一千餘里丙申渾水溝等蠻復
叛一鼓平之庚子進都督同知癸卯用言官議以名將
徵入本兵會推總督禁營力遜避乙巳奉勅提督東官
廳聽征總兵官會蜀白草蠻叛撫臣疏請大征兵擬三

萬有奇糧擬四十萬石時值大饑公至惻然兵減三分之二糧減十分之九因歒爲糧用降爲導直搗巢穴盡殲渠魁餘黨請降獻地輸貢皆其力也公爲人清心寡慾號令嚴明恩威兼濟動中機宜平時涉獵書史咨訪邊務身先儉孫以風武弁邊氓父老謂丁大夫之後一人而已

蜀中廣記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三十二

明 曹學佺 撰

邊防記第二

川西二

威州 保縣 茂州 疊溪

威茂道開府茂州轄威保疊茂諸將領而叅將一員駐劄茂州遊擊將軍一員駐劄疊溪實左右之 威州通

志曰禹貢西戎即敘今松茂威保以接於吐蕃是也亦謂之西番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初利鹿孤卒時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為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傉檀為西秦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招集餘衆投沮渠蒙遜以為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黄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為

羣羌所懐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為窣勃野以禿髮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國都城號為邏些〻城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柯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焉按吐谷渾鮮卑種也沈約宋書曰譙縱亂蜀之歲鮮卑阿犲遣其從子西疆攻吐谷渾敎來泥拓土至龍涸平康元嘉二十七年鮮卑慮索虜復生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涸越巂門并求牽車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

太祖賜以牽車者也　唐初貞觀八年吐蕃弄贊奉表求婚不許乃進兵攻破党項及白蘭諸羌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又謂其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即當入寇遂進攻松州都督韓威輕騎覘賊反為所敗邊人大擾太宗遣吏部尚書侯君集牛進達等率步騎五萬以擊之進達先鋒自松州夜襲其營斬千餘級弄贊大懼引兵而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贊乃遣其相禄東贊致禮獻金

五千兩其餘寶玩數百事儀鳳三年令益州長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等發劍南山南兵募以防禦之往劍南兵募於茂州之西南築安戎城以壓其境俄有生羌為吐蕃鄉導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時吐蕃盡收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巂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開元二十四年散騎常侍崔希逸為河西節度使於涼州鎮守時吐蕃與

漢樹柵為界置守捉使詔以歧州刺史蕭昊為戶部侍郎判涼州事代希逸為河州節度使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昊為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以討吐蕃仍令毀其分界之碑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率衆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城為威武軍發兵一千以鎮之其年七月希望又從鄯州發兵奪吐蕃河橋於河左築鹽泉城吐蕃將兵三萬人以拒官軍希望引衆擊破之因於鹽泉城置鎮西軍時王昊又率劍

南兵攻其安戎城先於安戎城左右築兩城以為攻拒之所頓兵於蓬婆嶺下運劍南道資糧以守之其年九月吐蕃悉鋭以救安戎城官軍大敗兩城并為賊所陷昊脱身走免將士以下數萬人及軍糧資仗等並没于賊昊坐左遷括州刺史以華州刺史張宥為益州長史劍南防禦使主客員外郎章仇兼瓊為益州司馬防禦副使宥既文吏素無攻戰之策兼瓊遂專其戎事俄而瓊入奏盛陳攻取安戎之策上甚悦徙宥為光禄卿拔

瓊知益州長史事代宥節度二十八年春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宴等通謀都局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之上聞甚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已來蟻聚為患縱有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秘策不與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喻羌族莫不懷思翻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算運於不測睿略通于未然累

載逋誅一朝蕩滅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問臣等曰卿等但看四夸不久當漸摧喪德音纔降遽聞戎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以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寮編諸史策手制荅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阻非力所制朝廷羣議不合取之朕以小畜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戎心城守有足為慰也其年十月吐蕃又引衆寇安戎城及維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禦之仍

發關中彍騎以救援馬時屬凝寒賊久之自引退詔改
安戎城為平戎城大歷三年劒南西川亦破吐蕃萬餘
衆五年五月徙置安悉拓靜恭五州于山陵要害之地
以備吐蕃大歷十一年正月劒南節度使崔寧大破吐
蕃故洪等四節度兼突厥吐渾互變羌党項等二十餘
萬衆斬首萬餘級生擒嘈城兵馬使一千三百五十人
獻于闕下牛羊及軍資器械不可勝紀十二年九月入
冦坊州掠党項羊馬而去十月崔寧破吐蕃望漢城十

四年八月命太常少卿韋倫持節使吐蕃統蕃俘五百人歸之十月吐蕃率南蠻衆二十萬來冦一入茂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過方維白壩一自黎雅過邛崍關連陷郡邑乃發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討大破之十二月崔寧復奏於西山破吐蕃十萬斬首八千生擒九百人　德宗之世萬年韋臯爲西川節度使城龍溪築西山堡以納降羌臯以雲南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冦必以爲前鋒四年臯遣判官崔佐

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至蠻國羊咀咩城其王異牟尋忻然接遇請絶吐蕃遣使朝貢其年遣東蠻鬼王驃傍苴夢衝苴烏等相率入朝南蠻自巂州陷沒臣屬吐蕃絶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皐遣大將王有道簡習精卒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巂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斬首二千級生擒籠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貞元八年皐攻吐蕃于維州敗之獲其大將論贊熱獻于京師

先是鹽州城爲吐蕃所毀塞外無保障九年詔城鹽州
策敵且來襲令臯出師牽圍之臯命大將董勔張芬分
兵出西山靈關破峩和城通鶴軍定廣城踰滴博嶺遂
圍維州搏栖雞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南道
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拔白崖焚定廉故城凡
平栅堡五十餘所斬首二千八百級乃城鹽州由是西
山羌八國酋長皆請入朝十年臯復敗吐蕃克峩和城
獨維州不下十六年臯累破吐蕃一萬餘衆於黎州嶲

州吐蕃遂大捜閲築壘造舟潛謀寇邊皐悉挫之於是吐蕃酋帥兼監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徳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徳有計略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徳常乘驛計事蕃中諸將稟其成筭至是自以扞邊失律懼得罪而歸心焉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麽些蠻千餘户又降賛普以其衆外潰遂北寇靈朔陷麟州徳宗遣使至成都府令皐出兵深入西山以紓北顧皐乃令鎮靜軍兵馬使陳洎等統兵萬

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石門南路維保二州兵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趨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玭等四千趨吐蕃棲雞老翁城都將高周王英俊兵二千趨故松州隴東路兵馬使元膺等復分兵八千人出南道雅黎巂路又令鎮南軍使御史大夫韋良金兵一千三百續進雅州經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逋租偏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道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巂州

經略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慶此蠻東蠻三部落主苴那時等兵四千進攻昆明城諾濟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拔城七軍鎮五戸三千擒生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里蕃軍連敗於是寇靈朔之衆引而南下賛普遣論莽熱以内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羣物大使率雜虜十萬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少悉衆來追發伏掩擊鼓

諜雷駭蕃兵自潰吐蕃十萬殲夺者半生擒論莽熱獻
諸朝進臯檢校司徒中書令南康郡王御製紀功碑褒
賜之臯治蜀十三年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萬餘
級後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事
文宗太和四年以李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
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西山八國
雲南招撫等使德裕乃大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
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歸成都扶

殘奮懦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松維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韋臯招徠南詔復嶲州傾帑以結蠻好教之戰陣文法裕以臯啟戎資盜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跋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創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易與蠻相出入者圖之左與吐蕃密邇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近曲折咸具乃名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敵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

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發遣獰耄十三四士無敢
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淛西由是蜀
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勿貸事緩則
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
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擊突
騎總十一軍築伏義城以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侮
城以控榮經犄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
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要簡去屬兵羸弱者四

千餘人復募少壯得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初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以繁生齒威惠大振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五百里因山為固東北由索叢嶺而下三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昔戍之以制寇入者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城都若在井

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也至德後河隴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與此州閽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臯鎮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聞之于朝時牛僧孺沮議言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

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僇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武宗朝牛僧孺出為淮南節度德裕面奏曰臣

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是蕃
人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其
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嘆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
獻疑言上罔宸聽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
此為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
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
禍陳湯見徙是為郅支報仇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
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

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敵人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
初河隴盡没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
二十年後兩男子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因茲陷没
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宵
旰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以此城爲始盡銳
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既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
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逕屈盤猛士多糜於礧石
莫展公輸之巧空擒彼將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

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
執臣信令乃送欵與臣臣告以須侯奏聞所冀探其情
僞其悉怛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
空壁歸臣臣即大出牙將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
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
苦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
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
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

之利乃為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
金帶顒侯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一年猶圍魯州
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
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
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
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臣受降
之時指天為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
上陳乞垂矜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舁

于竹畚及將就路竟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
送者便遭蕃帥譏誚曰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
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擲其嬰
孩承以鎗槊 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外送
鄧叔簡冊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
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怛謀舉城受酷
由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詔贈
悉怛謀右衛將軍 初贊皇作西南備邊錄其序畧云

吐蕃開舋河隴失險綿從南詔協以謀我并絡坤維我圉
孔棘守臣韋皐鑿清溪道要結蠻好犄鹿效順乃纂集
事狀爲卷十七質幣結轍闔戶誨盜爰命德裕改紀其
政乃建籌邊樓立雄邊子弟作仗義禦侮柔遠三城以
扼虜衝猶慮敵去而備弛也凡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
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講求利病輯爲一書諸郡虛實
外夸情狀條分縷析燦如指掌刱立障壘咸以朱書圖
之仍總繪小圖標之首卷焉按備邊錄第四卷敘維州

本末尤詳唐末吐蕃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
戶餘謂之生戶薄示羈縻而已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
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塘即青塘嶺也青羌所居矣
宋史吐蕃青羌首領奴兒結等為邊害十餘年制置使
留正以計擒殺之盡殲其黨趙汝愚代為制置使奴兒
結弟三開復叛汝愚懸重賞以間羣蠻三開不能孤立
憂死汝愚以定青羌功加秩即此種元憲宗始於河州
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云　保縣志云出縣循南岸

行一日又北渡大江至雜谷安撫司可八十里又十里

為無憂城故址尚存接雜谷即古維州唐太和中陷於

吐蕃其酋即悉怛謀種矣　國初有阿漂者以捍寇功

授敕印為雜谷安撫同知歲輸薄糧於維州番倉三年

一貢其地有上硐下硐去無憂城百里去縣倍之前臨

沱水後倚高山南接三姐西接孟董南抵達思北抵東布

又東至八稜硐與敵界密邇歲終發番兵萬餘備糧械

入硐防守至次年除夕更班保邊牧寧以雜谷為之保

障也達思蠻長官金川禪師及打喇兒草坡六寺龍山以西諸寨皆隸焉　達思蠻長官司在雜谷西五十里其先嚴泰與阿漂同功給印信授爲長官　寰宇記云隋開皇六年以石門鎮近白狗羌故于金川鎮置金川縣唐武德七年以屬維州貞觀初廢三年復置按今金川寺其故處也寺僧巴槀監藏及莽葛刺以有戒行得稱蕃都綱永樂初黃毛番犯界金川僧招麻喇防禦有功事聞賜號演化禪師及勅命銀印俾其徒世守焉地

居穠谷安撫之東管十五寨東北至八稜碉西至保縣南至稜城百五十里後漸衰弱見駈於雜谷遷其族于董卜界上志云教場是金川寺地未詳　打喇兒寨土舍居威南路在文鎮河西先曾糾黑虎夷為邊害正德間歸順奏准納貢頒賜勅書冠帶無印信遇貢赴雜谷起文又有只臺寨蕃　保志云西北生番有孟董十八寨三國孟獲董卜之裔也謂之孟董番亦名董卜韓胡唐時哥鄰君董卧庭等求內附處其衆于維壩等州居

小鐵圍山去縣可七八日程東抵雜谷八稜碉模坡河
在東如卜河在北即古之孫水也南流雅州以牛皮為
船既渡則曝皮于岸上俟乾復用馬永樂八年歸附進
貢授宣慰使司都指揮同知貢道有三一由雜谷八稜
碉出保縣一由清溪口出崇慶州一由靈關出雅州近
與雜谷不睦故直由雅安　又曰松茂威疊大勢如一
身然松潘首也疊溪項與喉也茂州腹也東之土門西
之威與汶保其　手足也然餘皆在江內惟保獨居江

外縣以東為舊番即箭上里之編戶叛去者地土相連
樵採共路懐異志而漏華情莫比若矣又云縣北熟番
二股一路為水田星上龍山等寨向背不常一路為近
縣玉山十二寨稍稍易馴正北野番有梁荒梭城五十
餘寨直連松州黑水號為野番明初御史大夫丁玉用
色銀鑄錠以誘之即此夷也　維州志曰白狗嶺與大
雪山連後有白狗羌居之寰宇記曰白狗國者西羌之
別名與㑹州連接勝兵一千唐武徳六年有使朝貢開

元二十九年十月白狗國四品籠官蘇唐封及狗冉川五品籠官薩阿封等至京各賜金紫玉帛以遣之貞元九年七月其王陁羅忽與女國等詣劒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內附詔授試太常卿兼保州司馬至今子孫承襲其爵云按白狗國女國俱在西山八國之數韋臯使衙兼節制西山八國即此也杜甫西山詩夸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鋋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又云子弟猶深入關

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四夸考曰維州路生番最多有名色可攷者曰孟董梁黃棱城月上星上龍山龍溪大寺小寺等寨設一關六堡以戍之關曰鎮夸堡曰保縣曰新安曰乾溪曰西平曰壩州曰坡底而坡底附近龍山竹打大寺小寺蒲空太子憤等寨而龍山最强舊有龍山戍有城唐書廣德元年吐蕃陷維州籠山城是也按唐薛逢送西川渠常侍之新築龍山城

錫賚兩州刺史及部落酋長詩云聖主憂夸貊屯師剪
東欽皇家思眷裕星使忽登臨用命期開國違天必釁
碪化須均草樹思不間飛沈東馬凌蒼壁捫蘿上碧岑
瘴川風自熱劍閣氣長陰迅瀨從天急危橋入地深仰
觀唯一徑俯瞰即千尋水作新城帶山為故壘襟東開
洞君聽南闢納蠻心渥澤濡三部衣冠化兩林帶文雕
白玉符理篆黃金鳥道經邛僰星躔過觜參回軒如睿
獎休作苦辛吟蓋指此也　嶲州堡附近龍溪卜南木

上諸寨與北路黑苦三姐生番相通每歲耕穫既有蓋
藏輒以礪兵劫奪為事按即保霸蠻也方輿云威州保
霸蠻者唐保霸二州天寶中所置後陷没酋董氏世有
其地與威州相錯因羈縻焉嘉祐熙寧中常請朝命政
和初知成都龐恭孫建言開拓置官吏迺以保州地為
祺州霸州地為亨州授其酋刺史團練使　按宋史董
氏世知保州太平興國六年保州刺史董奇死以其子
詔重繼之又云董仲元者襲職二十餘年安靜無事嘉

祐中益州鈐轄司表其善撫蠻夷乃真命為刺史其時有鵜州亦遣人貢馬鵜州未詳疑即古定廉縣今之金川寺故史謂西南邊地有鵜州保州矣　四夷風俗記曰維州諸番日務射獵夜宿碉房炙羊膀以卜吉凶分善惡以為黑白以戰死為善終以相殺為厮打父子兄弟大則讐殺轉眼相背不知骨肉有大小姓猶言大小族也董卜金川俱屬小族雜谷達思俱屬大族志云其生一産雙子乳右者為小又云射旄牛者為大射綿羊

者為小二姓相間而居丁大夫玉克復其地始分之蓋使犬牙相制云耳　歲時不用官歷知歲時者為端公如辰年則畫十二龍或卧或行因形而推之他象亦然番僧依佛經推筭日月蝕及甲子建除毫釐不差大率以十月為一歲　嫁娶富者以猪羊毛氊布疋粟麥為禮其賠装資必須生子之日數人俟於路口其女潛出要至其家方焚香宰羊牛會親　人死則坐尸於水架上置之倉舍衣帽弓矢俱如生佩服端公呪經獻以猪

羊用火燒之　男子剪髮止留其頂髮下垂服用作力
麻不穿褌不洗面婦人俱編髮如縷飾以海巴硨磲

茂州

華陽國志冉駹國漢時筰以東北君長十數冉駹最大
武帝元封四年所開以為汶山郡至宣帝地節三年夷
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
夸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後漢靈帝時
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蜀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

姜維討之始服寰宇記云石室冉駹夷人所造者十餘丈山巖之間往往有之　宋史茂州羌蠻地方數十里舊領羈九州皆蠻族蠻自推一人為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舊州無城惟植鹿角蠻以昏夜入州掠人畜貨賣遣州將往贖之習以為常宋神宗熙寧八年范百常知茂州民請築城既而蠻酋訴稱城侵其地乞罷築百常不許九年三月始興工靜蠻數百奄至百常率州兵擊斬數人蠻乃退百常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

焚鹿角及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悉衆
乘城拒守二酋長為木偶所殺蠻兵乃却茂州南有雞
宗關通永康軍北有隴東道通綿州皆為蠻所據百常
募人間道詣成都又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蜀綿兵
救之蠻始解圍誓和自是蠻人稍定百常亦以築城生
患坐奪一官既而生羌合羣蠻復至相距七十日詔遣
内押班王中正將陜西兵來援入恭州宕州誅殺頗衆
蠻遂降政和五年有直州將郅永壽陽延俊董承有等

各以地內屬詺以永壽地建壽寧軍延俊承有地置延寧軍然與亨祺二州皆非扼控之所未幾皆廢　一統志云洪武設茂州以統羌民設茂州衛以統軍伍軍居城內民居城外羌凡和誓輸牛羊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於誓場酋豪皆集引於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歃飲之掘地為坎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刺於上投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咀云有違誓當如此婢　土夸考云茂州東路生番白草最强大而白草又與松潘黃毛吐番相

通桃紅青片板舍次之白苦水磨岐山又次之有把守官轄桃坪神溪夾山等凡七關堡　桃坪者去白草青片諸番不四五十里志謂古桃關也見水經註關通西城之路北當風穴一二里間晝夜沙石飛揚不息寰宇記云故桃關在汶南八蠻界公私之路俱從於此有繩橋渡江認守桃坪者為隴木司　隴木頭長官司茂之隴木里也國初以酋長歸附授承直郎世襲長官歲常貢馬二疋所屬玉亭神溪十二寨俱爲編氓有保長統

之又有靜州長官司茂之靜州里也襲官貢馬與隴木同正德間與岳希蓬節貴為亂攻茂城斷水道七日節貴弟車平潛引水以活我軍事平使車平襲職管法虎核桃溝八寨編戶為氓有保長統之認守北定門至關子堡按靜州即唐之悉唐縣矣宋史曰塗靜當真時飛宕恭等九州蠻皆羈縻州也環茂州而居州不過數十里而已按唐茂州都督府羈縻州九靜州其一已見前矣維翼二州後進為正州即今疊溪所也第其名與

宋史不同附載之以俟攷焉　塗州唐武德元年臨塗羌歸附置領臨塗端源婆覽三縣貞觀元年州縣俱省三年又分茂州之端源戍置塗州縣有端源臨塗悉隣三縣與州同置　炎州貞觀五年生羌歸附置西封州八年改爲炎州縣有大封慕仙義川　徹州唐貞觀五年西羌首領董州貞歸化置縣有文徹俄耳文進　向州唐貞觀五年生羌歸化置縣有俱左向二　冉州本徼外斂才羌地貞觀六年置西冉州九年去西字縣有

冉山磨山玉溪金水　穹州貞觀五年生羌歸附置西
博州八年改爲穹州縣有小川徹當壁川當博恭耳
㭶州貞觀七年白狗羌降附置西恭州八年改爲㭶州
縣有遂都亭勸北思　恭州開元二十四年分靜州廣
平縣置恭州仍置博恭烈山二縣天寶元年改爲恭化
郡乾元元年復爲恭州本屬隴右道後割屬劍南道其
屬縣有和集博恭烈山　土今考曰茂州南路生番惟曲
山三寨界在西南兩路之間稱强惡餘皆熟番有把守

官轄鴈門文鎮七星宗渠四闗堡河以外則屬岳希蓬也　岳希蓬長官司國初歸附賜襲長官三年貢馬二疋正德間長官坤卜作亂伏誅使其弟坤元襲職管波西水西渇渇勒都等七寨隸茂州衛當差編户於州水西里有保長統之認守勒都龍嘴等地方　土夌考曰茂州北路有長寧安撫司其先歷日寨首也國初歸附屢有從征功賜勅印世為安撫使月俸四石三年一貢久未襲官使王舍護印而已姓蘸氏管鏊溪章貢等六

寨有把守官轄長寧實大韓胡椒園松溪等八關堡
長寧堡實大關附近巴豬五族及大小歷日稱最强悍
韓胡堡附近恰列寺韓胡碉水磨溝等寨而恰列寺
皆番僧也原給有勅書三年一貢　椒園堡附近後溝
烏都及河東之法虎捕共六寨俱靜州屬羌也往來茂
地貿易與居民伍　松溪堡附近黑苦七族番衆二千
有奇嘉靖間攻圍堡城絕我餉道要我重賂乃解至今
尚歲費撫賞四百金有奇　經略志云正德十三年巡

撫都御史宋滄克平壩底白草諸寨諸夸獻侵地二千餘頃又克平茂州雞公寨十五年長寧等處深淺諸寨番蠻聲言復讐求索賞需兵備副使朱紈督同叅將遊擊將軍提兵搗巢擒其首惡餘黨俱以次降年例賞需盡行裁革至今西陲妥靖諸蠻不復弄兵開邊隙矣紈有茂邊紀事其詞曰嘉靖丙申季春乙丑護林之北來遠之南長寧古驛之墟穆肅兩河之會有戎不軌倡自三溝羣醜弗威陰連二姓稔兇殘於殺越肆睥睨于

轉輸神矣梟鵂作慝惟窺日入秘如鬼蜮欺人至擬天
驕急峽鯨奔呼吸繫千人之命重闗櫛比安危引一髮
之鈞天意伐謀地隣告變周卽分閫府傳銅虎之符龔
尉名家早試金蒲之鏃羣饕太沮一芥不遺兕出柙而
猖狂豕負塗而躑躅嬰此方張之寇四路無雙動皆以
律之師三城有恃警聞衆府建節星馳令下岳希刻期
雲合累官都督何無忌之策勲獨將遊兵杜祁公之敵
愾松州遣騎臨貫移屯乃控上游互為策應蜀犬吠日

百爾隨聲用徹驚霆紾如怒臂外結河西諸部日擾邊
陲内要山後諸酋徑趨我闔積威攸劫競傳市井訛言
故態復萌追咎轅門惜賞所賴九重神算炳在垠𠛬時惟
兩院英名茂流錦里才兼將相河陽潘岳之孫風樹紀
綱吳郡陸機之裔蒭蕘並採臂指相通遂收漁而定疑
聿勸忠而鼓銳三溪設險可塹可城六哨分工且矛且
鎛臺因山澤圖永逸於暫勞陣寄烏雲鎮大棼於至靜
應兵隴木一戰枯摧梟俊黒橋羣奔瓦解核桃再熾違

觀花水之遺龍觜夾持進扼燕崖之臨先人默奪劇冠
潛逋伺間道于夜泗坐收要害獲細姦于時出巧中機
宜旌旗與白日交輝號令為雪山增重縱横應敵三軍
不損一人遠近執俘一月豈惟三捷腰金貴介獨馳不
測之巔手刃元兇兩奪羣攻之具盧公尤烈脇從皆降
惟彼深溝猶兹跋扈千仞翔而弗下躪石為驅萬夫蔥
爾莫前常山阻絶老師非計密使與權昭物采以搞軍
侈壺漿而屬道狼貪可笑甘心葛伯之邀鴆毒胥懷駢

首中山之臥荆棘介然成路叱咤生風桑榆藉此收功
譸張虧簣光韜巨闕言戟爭銛敵樹蕭牆筆鋒禦侮斷
案得中丞之斧辨失儀秦突圍迎驃騎之鞴懽交平勃
既參而伍乍合而離虛實相形正奇互用鑿山通徑故
左道以傳疑卷甲銜枚忽中宵而乘懈懸崖壁立未遑
鄧氏之氈分部蟻登亟樹漢家之幟盡連硐于一炬燭
萬刼之遺宄數禩虜於横戈刷千工之深恥淺渾伊邇
一夕忘昏老穉相攜四山稽首事懲姑息恢張擒縱之

規亂問厥由克制短長之命衆輸心而悔罪爭縛渠魁
至斷指而祈恩一遵約束刲牛泉杪飼馬雲端鼾息仰
天之高勒銘張口之石月初建未日則先庚黑水再清
溪關重闢壯士歌而崑崙應妖氛淨而牛斗光偉哉主
帥之功展也多賢之輔智慧信惟乘勢號咷終有同人
徵調無煩旁縣不聞金革公私大省居民盡仰恃幪彼
娼嫉者何為竟捷幡乎何益嗟乎夸狄古無深治兵家
未有常形處置得宜韓輿取捷忠邪易位陳塹為夸愼

蕭氏之金甌白茅斯重碎范增之玉斗瓦礫何殊語要
無他任人而已遡歷年之多難慨當事之寡謀舍耕織
於專門玉人受教狃採樵於近利天險爭雄千里徵兵
驅市人而浪戰一言遣將率子弟以輿尸野心從此日
驕士氣至今不振或吹虀而過計每破釜而失聲吝出
納於平時急撫和於臨陣堂堂中國不羞城下之盟赳
赳武夫盡剜心頭之肉校人飾詐謂彼昏而不知祈父
招尤條多瘠而罔詔馴致邇年之禍無如五寨之深江

山助彼金湯道路出其門戶防秋死別一戍數千來歲
生還什無四五擢髮已窮於甲士褫衣不免於戶侯彼
美督軍呈身三宿有雄驍騎遮道千金魏磨覘我垣墉
白若戕人肘腋有山如障來則高巢有坎如隍履同平
地孤城鞏固誰開近賊之門福將尊榮莫究折衝之志
蒙茸北郭牧唱呑聲咫尺西橋鬼門騰號狗彘貴於人
命貔貅賤同草菅章璽稔兇神人共憤件勲死事日月
為昏上帝聞腥旋轉廓清之運元臣秉鉞鑿開混沌之

天罪惡貫盈宜俾根株悉拔險虜起信乃惟旦夕逋圖
猩血猶爭虞旌倏下倉皇失措馬高已死之金喪亂既
平人惜有功之矜徤兒解體髦士弛擔乏承殊類杞憂
環視漠如越瘠言猶在耳戎復生心試觀四起之塵夫
豈一朝之故及今不戒尚事因循厥禍長流將何紀極
彼其之子東高閣乎幾年亦獨何心壞長城乎萬里塞
胸諸難未聞決策聳人銷骨巧詞祇見幸災樂禍身如
謀國何嫌殿上之爭賊已渡河尚作道傍之舍百年之

算肯歛手以推碁六月之師但篤言於揮扇肩山欲蹶
腹劍反攻太阿不識倒持宏詞何用手板已看倒執高
論猶存嗟乎內有讒夫外多勍敵阪高難合息壤無盟
肘雖掣而力自前踵未旋而亂遄沮人見田單厲氣遂
收三月之功孰知神禹至誠會奏七旬之格豎儒幾敗
乃事炎德方隆蔡功惟斷乃成名賢在位匪人匪地惟
動惟天蓋忠良不病於扼腕斯夸虜無憂於猾夏天冠
地履自循萬古之常秋殺春生孰爽四時之令是非如

鏡賞罰快人英雄有樂死之心沙漠盡宣威之地嗟乎
室家安枕所重藩籬乞剳奏功寧辭瞑眩靡盬莫非王
事匪躬乃見王臣紫塞歸驂耆老垂漢官之涕清蓱長
價將軍全報主之身栢府持衡宏啟清平之宴玉堂秉
筆大書全勝之樓白面何能躬逢盛世彤弓載咏共醉
佳辰念一時共事之情成百折不回之義有痛更深於
定惟亡乃保其存爰紀諸艱用酬同志　陳子昂蜀川
安危書云臣伏見四月三十日勑廢同昌軍蜀川百姓

每見免五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然松茂等州諸羌首領二十年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致富已潤屋今一旦停廢失其大利必是勾引生羌詐作警固以恐動我若松茂等州無好都督則此詐必行旦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之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兵赴救兵至賊散靡弊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斥堠乃命御史一人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即録奏稱加法以徵其姦庶可久長安帖不然受其弊者不勝勞瘁已夫蜀川運糧既停

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今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屬州縣土豪大族阿隱相容徵歛驅役皆入國用其中遊手惰業亡命之徒結為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則鳥散山谷如州怠慢則劫殺公行比來訪聞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劫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加勑令州縣長官與吏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劫賊徒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即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

徒蜀州大弊必是未息天恩允此請乞作條例括法聖
歷元年五月十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遺陳子昻狀　子
分守川西詢諸有司議戍軍曰夫戍軍之設蓋謂邊地
空虛人烟稀少故令漢彭雙溫等處插丁充戍其法誠
為至善然歲久月易其中有當調停者何也戍軍每年
九月撥發十月到邊往往非死則病非病則逃毫無實
用試言其故盖漢彭等處風氣溫和即冬無霜雪而蔬
菜俱備茂疊塞垣風沙慘烈雖夏不消氷而百物不產

以故戍軍到邊寒煖不合飲食不調多生疾病當有司促迫上道哭別父兄妻子若永訣者至殷實之戶强壯之丁多有展轉規避惟無告窮民不獲已就列或又闔戶共僱一乞丐無頼之徒以充數比及到邊身無完衣腹無飽食囊無半粒手無寸鐵奄奄扶杖而行致使番夷倚山而笑曰戍軍來也病者病死者死逃者逃邊隘曾不得借其一臂之力嗟嗟似此景象在安常處順猥云有餉有兵倘一旦羌夷竊逞而欲其斬將搴旗撻伐

用張得手是至苦者莫若戍軍至無用者亦莫若戍軍也然則奚術而可亦惟是裁省抽發名募土著乃為常勝之兵馬何也茂疊不產五穀不養蠶桑人所為命者惟恃軍餉耳且如五口之家須應軍二名方得溫飽不然而應軍一名且見菜色如無軍可應則無生可度動見逃竄如今之灌鄆漢廣往往有茂疊逃民盖以此也倘以職言為不謬將戍軍之糧名募土著之民人人有糧人人可兵不出三年逃避者必回故里地方之集聚

日益衆邊塞之軍兵日益精在平常無事足以壯國威
苟一旦臨戎則人自為家家自為守可必其用命在内
地無戍軍之苦在邊庭有敢勇之卒竊意羌番雖狡亦
無所用其謀矣職書生也不敢言知兵但此明白易見
斷斷乎其可行者通變宜民是在今日耳隨經移會該
道轉行成都府茂汶保灌等州縣回覆間適予署司篆
看得戍軍之議或因或革非止一次每盈廷不決者盖
由行月二糧全改半改未得其肯綮故也何則月糧者

祖軍之額不可移動者也行糧專爲更番戍守設耳若免其戍邊而不動其月糧則人皆樂從矣且衛所得裕差操之役軍戶永免津貼之累而所利更廣矣查威茂一帶班軍以三十六七等年計之各該一千二百餘名折支司府民屯實米并布花銀共五千五百二十餘兩此其大較也合無比松邊例裁去班軍前項銀兩支發該邊自行名募每名工食每日給銀二分共募兵七百七十名與主軍分認地方差使不得紊亂仍附官兵會

計之後請發不得別立名色增補是尺籍雖稍虧而邊方得實用也時如議行之　曹學佺曰戍軍裁革已三年矣而求復者未嘗一日忘焉蓋不便于將領之唆削及主軍之陵虐耳而上之人不為動也欲動之必如陳子昂所云勾引生羌詐作警固者有一言破之良家子弟不足以雄邊必外來客作乃習戎事防秋死別一戍數年來歲生還什無四五前備兵使者朱紈之言可念也　疊溪古氐羌地漢為蠶陵縣屬蜀郡晉屬汶山郡

後周置翼斜郡隋初廢郡以縣屬會川大業初屬汶山郡　寰宇記唐武德元年復改汶山郡為會川領翼斜翼水左封凡三縣其年即以三縣置翼州五代至宋元皆為羌人所據不置州縣逮至洪武十一年平羌始置疊溪右千戶所隸茂州衛二十五年改守禦軍民千戶所　其地東西廣六十五里南北袤九十五里東至蠶牛山五里西至黑水生番六十里南至茂州界三十里北至松潘界六十五里　圖經性獷勇悍不習詩書近

漸染聲教習尚衣冠遠者不通漢語衣皮褐喪不棺而火化耐饑寒疊石為礫以居所名本此其土產犛牛毛毯酥油射香香豬白蜜犏牛馬雞　其山北有蠶陵東有犛牛南有排柵東北有雲峰各去所城五六里城西三里即湔江也源出松州與黑水合流入茂州城南有玉津泉甃以鍊瓦接引至城下居人汲之不竭有古積雨臺今為觀在治南有石輪寺沿崖皆佛相志云唐貞觀中李將軍廣所鐫也在治北四里　廢冀州城在治南

寰宇記云唐武德元年置取郡南翼水為名六年自左
封移州治於翼斜咸亨三年置都督府移就悉州城内
上元二年罷都督移還舊治天寶元年改為臨翼郡乾
元元年復為翼州　廢蠶陵縣在治北漢治蠶陵縣屬
蜀郡莽改為步昌也寰宇記衛山縣本漢蠶陵縣地註
漢書蠶陵故城在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隋改為翼
斜縣治七頃城唐貞觀十七年移理於七里溪二十三
年以英國公李世勣為疊州都督天寶元年改為衛山

縣又曰翼水縣亦蠶陵縣地隋初置取縣西南翼河爲

名按後周之龍水縣隋改翼水水在所治南五十里一

出松潘一出黑水翼如也即汶江矣　廢悉州城在治

東南四十里唐顯慶三年割左封縣界内悉唐川因立

爲悉州領悉唐左封識臼三縣以覊縻羌人其首領有

董係比射任刺史自後射卒以左封縣令董俱悉凍任

刺史兼勅以父死子繼咸亨元年移治左封載初元年

移治匪平川　廢左封縣址同悉州寰宇記云左封縣

本屬冀州在當州東南四十里唐顯慶元年乃於縣治
悉州焉　廢歸城縣唐垂拱二年置廢眞州唐天寶五
載分臨翼郡之昭德雞川兩縣置昭德郡乾元元年改
爲眞州取眞符縣爲名其一曰眞符縣唐天寶五年分
雞川昭德二縣置眞符縣州所治也其二曰雞川縣唐
先天二年割冀州翼水縣置天寶五載改屬眞州其三
曰昭德縣舊識曰縣屬悉州天寶元年改屬翼州仍改
名昭德縣五載改屬眞州按通典有雞川昭德二縣唐

書云開生獠新置即不述年月今茂州雞宗關名本此地亦相近　四夸考曰疊路生畨最惡而五巴豬爲尤甚牛尾麻搭楊柳麥兒次之凡四十八寨其地南連黑苦西通黑水北接松潘頻年虜去漢人多賣入黑水加兵征之即逃入黑水黑水蓋廣饒之地遠近莫知所紀極也　志云疊溪千戶所領長官司二曰疊溪司在治北一里曰鬱即在治西十五里疊溪郁氏洪武十年以土酋歸附世其官永樂中頒給印信除流官吏目一員

凡三年貢馬四匹今長官郁孟賢轄河東熟番八寨皆大姓及馬路小關七族土舍郁從智轄河西小姓六寨此六寨素梟黠地土廣遠牛羊稷麥露積名雖熟番與生番等耳　鬱即長官暾保萬歷十八年與黒水松坪攻我新橋明年伏誅先是漢關墩附近勒骨諸小姓屬於鬱即至是改屬郁氏　新堡附近為巴豬大寨衆逾千數其人形如魍魎性喜黠盜雖受歲賞月糧縻耗而已自嘉靖二十三年以來屢經渡河虔劉我官軍攻掠

我城堡稔惡不悛數將賈盈議者欲於舊關隘搭橋進
兵及馬路堡後長寧沙壩潛師遶其後上下夾攻可大
創也　永鎮堡附近為牛尾寨萬歷八年十二年與麻
搭濟惡頗肆殺掠十四年征之逃入黑水獻出番牌投
降埋奴為誓乃免　太平堡附近為楊柳溝河西强種
也與松潘之大小耳别同枝向稱猾梗萬歷十四年征
之不獲後四年乃糾松坪白泥黑水三千餘番同陷新
橋十九年復大征亦埋奴求免

灌縣 汶川

西邊志云灌縣獠澤關景泰七年立去董卜韓胡司千里番民至關市易唯大黄茶藥而已去關七十里為惹龍關加渴瓦之地也　加渴瓦寺亦董卜韓胡支派正統中調征草坡宣慰司遣僧鎖南列思巴來赴賜號崇教翊善國師給勑印使分管摩多集塔藏裏舊寺等十三寨都綱麻喇者成化間董孟梁黄之亂調發協征遂就汶川塗裏山巔居焉國師久未承襲以土舍護印而

已獠澤等關是其認守　汶路生番惟草坡鶩黠有三寨在河西山外一徑通董卜宣慰一徑通孟董梁黃向以假道騷動十八年征之始震讋輸蒿荍於汶川聽約束於寒水矣

寒水土巡檢司高氏其先曰銀兒直隸霸州人洪武七年授職防守河西住蘸村寨三年貢馬千戶正統七年草坡攻汶川司印為所刼景泰間重頒授之調征龍溪卜南諸寨屢立戰功隆慶間草坡復攻破蘸村寨遂移住河東

蜀中廣記卷三十二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謄録舉人臣羅允文